我想摸摸你

■孙道荣

妹妹的小孙子,快2岁了,长得胖嘟嘟,粉嘟嘟,嫩嘟嘟,每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想摸摸他的脸。那张小脸啊,总是红扑扑的,像气球吹到了一半,厚薄恰好,弹性恰好,红白恰好,吹弹可破。

他不让你吹弹,捏他更不行,但你面目慈善,又跟他混得熟,摸一摸是可以的。小男孩,不怕你摸一摸,也不在乎多你这一摸,摸他脸蛋的人,多了去。恼人的是,走在大街上,陌生的人也想摸摸,有的胡子拉碴的人,甚至拿胡子去扎他,害我这个从不拿胡子扎他的舅爷爷,也跟着遭嫌弃,想凑近点跟他讲话,他都要警觉地躲远。

看见美好的东西,我们总是有一种冲动,摸一摸。

朋友的茶室里,种着一盆粉掌,每 到开花季,亭亭尺许,心形的花瓣,粉 嫩欲滴,初次见到的人,都忍不住凑近 了,用鼻子嗅一嗅,用手摸一摸,不相 信地问,假的吧?我也摸过它,我明知 它是真花,真得像假的一样的花。我 正是因为它是真花,才遏制不住地想 摸摸它。我的指肚轻轻地触碰它,从 花心抚到花尖,它丝滑般地颤抖人 下,像蜻蜓点过的水面,又若微风从有 帜上拂过。朋友每每劝阻,它是被没有 的。朋友一定心疼他的花,总是被 的。那友一定心疾嫌的。是是被 的。我被的毒性,只来自茎叶 道它的轻微的毒性,只来自茎叶不能毒, 次如果你不折损它,它的毒并不能毒, 中、次是最厉害的毒,它的毒源自 它的热爱和好奇,你忍不住去抚摸它, 不惜拂了主人的面子,就是它的毒性, 在你的心里又一次即兴发作了。

类似红掌一样的真花,让人不免有摸一摸的冲动,其实假花也一样。我家附近的小吃店里,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枝花,等待面条或馄饨的人,大多会忍不住摸一摸,确认是假花,未免有点失望。而我好奇的是,在小吃店这样烟火气浓郁的环境里,一朵假花,是怎么做到不油腻,不世俗,不萎靡

的? 老板娘给客人端上了热腾腾的阳 春面,她身上的干净和端庄,她眉宇间 的清秀和吟吟笑意,给了我答案。小 本生意的人,做不到像隔壁的连锁咖 啡店那样,每天换一枝玫瑰或郁金香, 她的假花,一样让人养眼,心生怜意。 我们单位边上,有一个小小的街心公 园,公园一隅,有一组青铜雕塑,是一 老一少在下象棋。那孩子,五六岁,看 样子,是刚被爷爷吃了车,或者将了 军,正瞪大眼睛盯着棋盘,鼻尖上冒着 汗,右手拿着一粒棋,踌躇着下到哪 里。第一次路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 看一眼这盘棋局,忍俊不禁,摸摸孩子 的头。本来就是小光头,被人反复摩 挲,小光头变得锃亮,泛着金色的铜 光,成为暗褐色的雕塑中,最显眼的部 分。再次路过的人,远远就看到了贼 亮的可爱的小光头,忍不住也摸摸它, 使它变得更光更亮。当然,如果你细 看,这组雕塑还有一个微小的亮点,是 小孩子的鼻尖,也是亮光光的,显然也

是被人反复抚摸而成。那是与他差不 多大的孩子,他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看 到了小伙伴的鼻尖上冒着汗,就好心 地帮他擦一擦,顺带着好奇地摸一摸, 捏一捏,遂有光亮的鼻尖。

我看到一本新书,总是先轻拂书封,手指在油墨香上掠过,再轻轻地打开,满怀欣喜地进入它的世界。妻子新买了衣服,或者看到闺蜜的新裙子,也是用手掌轻轻地拂掠一遍,她用手指代表全身的肌肤,先领略一下它的质感,想象着那种丝滑般的包裹,所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我们都一样,让手指的抚摸和引领,将我们带入一个美好的境界。

所有美好的东西,我都忍不住想 摸摸你,有时候用手,有时候,则是用 我们的心。



夜航船

凡人脸谱

聚会中的众生相

■金佳萍

"晚上吃饭有时间吗?""有。""老 地方。""好。"这是我们一贯的聊天方 式,很是干脆,也很是舒服。

走进饭店包间,班长、海雁、沈建、阿雅都已在座,之光是带着丫头一道来的,随口一句女儿单身,大脑忽然就短路了。

这让我想起一年以前的那次聚会,班长、之光、阿雅、海雁,他们孩子也都一道参加。上一代的友谊,顺带着下一代也相处融洽。班长说,自己有半年多没见着妮子了,妮子考了雅思,再考研,紧锣密鼓为了明年9月出国做准备,在学校度过了一整个暑假。这话说着,语气中多少带了点落寞。之光家的丫头生就玲珑心,转身打电话给妮子说:以为可以和你们聚一聚,偏偏就只来了我一个小孩,无聊得很,快些打车过来,就算是江湖救急了……

阿雅的脸上带着些许疲色,是送孩子去英国读研,还未从数十个小时的紧张焦虑中缓过劲儿来。曼彻斯特大学,孩子心仪已久的学校,本来十几个小时的程行,夫妻俩掐指算准的降落时间,打电话过去才知道飞机还妥妥停在原地,待再报平安,已是机场分别两天后的事情了。夫妻俩终于松了口气,阿雅赶紧发个朋友圈,干里迢迢求学路,希望儿子满载而归!沈建的朋友圈最是真切:平安抵达,终于可以

睡个安稳觉了。附图是儿子进安检时帅气的背影和两张机票。

海雁的儿子也在日不落帝国上大学,至于哪所学校,听过两遍没记住。因为疫情在家网课一年,才有了去年聚会时难得的一面。孩子孤身在外,说不牵挂怎么可能,海雁说,儿子其实很恋家,字里行间也会时不时流淌乡愁,特别是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很想听听乡音。

之光看一眼坐在对面,手指灵巧拨弄手机的丫头,眼里的柔软藏也藏不住,却也禁不住发时光荏苒之慨叹。谁说不是哪,这一大桌子人中,除了朱医生和皮皮,其他都是初中同学,从十几岁起,一路相伴蹦跳着向南,向东,追风赶月不曾回头,不管你承不承认,愿不愿意,甘不甘心,都已过了半生。

说到父母,班长这段时间上海杭州跑得勤,因他父亲一月前出了车祸,刚出事那会儿,还挺严重,整宿整宿地衣不解带地伺候,承受着身体和心灵双重熬煎,等父亲渐渐好转些,老人家长出的精神头,尽都是担忧能不能赔偿,怎么赔偿的事情。同住养老院的老伙伴们病房里进不来,时不时就通过电话递进来各种处理交通事故的参考消息,当然都是有理有节,有鼻子有眼的。他就一件一件给儿子授意。

一件一件授意,车轱辘话一说半

小时,很权威的架势,老人眼里,做银行行长多年的儿子很是草鸡,只会大袖子甩甩,让他去处理这些事情该吃多大的亏呀,因此事无巨细,边边角角都要叮嘱到的,班长一口一个"哦"字应着,胸腔里却如有三昧真火雪球似的滚动,于是,他跑去走廊抽一根烟,再抽一根。

班长讲着,熟练地又点上一根烟,隔着缭绕的烟雾,隔着十四人的大桌面,看着他的面容有些模糊,我忽然想到了起转承合,生命不就是这个过程吗?两辈人横隔的间距,如烟丝般缠绕不尽的牵挂。周而复始的中国模式,谁家不这样?

其实,都是些平常人的平常家事,但似乎沉重了些,想必你不会喜欢,那我就往回讲讲,讲点轻松的。

朱医生,那位走路带风的,刚进来时给我的感觉似曾相识,他认识沈建,进来便与他称兄道弟,握手,拍肩膀,朱医生转头拿余光带我一眼,脱口叫出我的名字,我的心这次是哐啷啷直接摔到了地上。其实,从沈建叫朱医生的那一刻起,我便直呼糟糕。事出有因啦,五年前结下的梁子。

五年前,也是班长组的饭局,他围着个米色围巾好文艺的样子,好巧不巧,我那天穿了件米色旗袍,趁同学们起哄的当口,我浅笑着装出人畜无害

的样子找他饮酒连句,其实吧,我就那么点出息,背过些刁钻的诗句,可他偏就没那点出息,只是干瞪眼,三杯两盏的,舌头也大了,脚步也踉跄了,那双桃花眼也不机灵了,那天是另两位同学架着他回家的,说是路上还吐得不行。我赶紧站起来,笑得谦卑,"朱医生还记得我呀?""当然了。"他笑得也邪恶,答得也笃定,看来还记仇哪,我赶紧把脸上的笑堆了又堆,早知道错了,愿能一笑泯恩仇,想来,今天赔罪的酒免不得要大敬三杯了。

皮皮是最后到的,他到的时候,我们已是酒过三巡,菜上五味了。他一来,我们这桌子的平均年龄又得往地面上挨一挨了,我于是便不太喜欢他,何况人长得又不帅,鼻子又不高,眼睛又不大,班长懂我,其他人当然也共情,介绍时只说我叫小乔,当然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中的小乔了。原因么,是我朋发圈的一句玩笑:周郎顾曲唯小乔。哎,也就剩这么点儿矫情了。

文章还没收关,小明发来信息:被之光这么一感叹,我也感觉自己老了。那我该怎么答呢? 能说的话本不多,想总结资历又不够,这年纪,躺平怕被淘汰,冲锋又恐折腾,老人比自己老,年轻人比自己年轻,那就呆坐原地想想,想想呗……

湘湖新苗

我身上的中国元素

■陶舒楠

亚运会再次进入倒计时,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作品就将展示给来自远方的国际友人,让 他们也来了解了解中国文化。

说起我身上的中国元素,我脑海中马上浮现了一个词,是什么呢?剪纸?不是,武术?不是, 围棋或者毛笔?不,不,不,都错了,是中国舞。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中国舞,当时是被舞蹈 厅里优美的舞姿所触动,而去学习的这个舞种。 如今亚运会即将到来,中国舞正好派上了用场。

每到休息日的晚上,我都会打开电脑,站在大镜子前播放音乐,练习我的中国舞。因为是展现给国际友人看的,所以舞蹈中必须加入一些中国的元素及文化进去,古典舞再好不过了。

我穿好服装,照着视频中的动作,依样画葫芦过了一遍,哎,这动作没一个是重复的,卡点的地方也很困难。我换了一身更方便的衣服,开始了"循环程序",3遍,7遍,15遍……我像机器人一般练习着。

动作学会了,可光学会还不行,还要抠一下细节,这可比学完动作至少难5倍!可想起有朋自远方来,亚运的圣火将在中国点燃,又立起了我的斗志。我播放视频,暂停,摆好动作,看看镜子中我的动作和展现的感觉,再与教学视频相比,纠正自己的动作,一个个纠正,一个个抠完……

完整的学完,抠完,跳完,足足花了四个多小 讨。虽说屋里开着空调,但也仍然让我汗流浃背。

我练完马上找到奶奶,兴冲冲地表演了一番。奶奶看完说:"怎么没了?"我点点头,奶奶又马上说:"那可不行,至少要两个,双喜临门。"我刚表演完,正喘着大气糊涂着也就答应了。奶奶说:"那你学什么,剪纸?"我马上反驳:"不行,不行,这种细致的活儿我干不了。"奶奶听后迟疑了一会儿说:"那你跟我学京剧吧!"我疑惑了:"京剧?"奶奶兴奋地点了点头,便进入正题,开始教我唱京剧。

奶奶说:"京剧有三大特点,综合性、虚拟性、 程式性。所以这京剧可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学 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好好学。"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就开始了半天的学习。奶奶不知疲倦地教我。错了,重来,错了,重来,腔调不对,再来,鼻腔太重,再来……至少花了三四天,我才学会京剧中的其中一曲,中国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在娱乐社交App上经常能刷到中国人穿汉服在各国街道上大展风采,引来许多国外友人围观。我虽然不能在社交App上获得收视率,但我可以在"亚运大莲花"旁,穿上中国传统的衣服,来上一段中国舞或是一曲京剧,在亚运场馆边留下我的足迹。

我期待着亚运的到来,期待在大莲花旁开始 我的表演。希望在这次难得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大 潮里也能有我的身影,那将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难 忘今宵。 (作者系通惠初中703班学生)

湘湖诗会

《夜晚的街头》(另一首)

■木瓜

窗外漆黑的帷幕 落了下来,街灯、霓虹、泛光 又将整条路再次点亮 如同白昼

光的线条,光的耀眼 潮涌般流动的诗意 流动的人、车,伴随着夜色 充斥在驳杂的街头

街角的花树下 流浪的花猫,瞪圆了双眼 那蓝色闪光中带有一丝惊恐 警车的鸣响 刺破了它的安详

夜,在无限延伸 弥漫着黑暗的气息 曙光在东方的远方的远方 路很漫长 夜已深沉

《鸟》

孩提时,只认识燕子与麻雀燕子筑巢在堂前的横梁上而小麻雀的窝 建在屋檐的瓦片中

时光漫游到少年时代 我又认识了猫头鹰 那是在小学语文课本里

又过了不少年 我见到了鹰 那是在云贵高原 我守卫在祖国的边疆

我来到海边 成群的海鸥涌人视野

到了中年

再后来,我见过许多许多的鸟 这个庞大的家族 让人费心费力 最终,认知还是太少太少

"从前有一个人,他那村子里的人 话流传千古.

都喜欢他,因为他常常讲故事给他们 听。" 翻开《王尔德散文诗》,我慢悠悠

故事温柔了时光

地给侄儿讲起了故事,这个刚读幼儿园的小不点睁着晶亮的眸子,好奇地盯着我的嘴唇,似乎要探究这两片嘴唇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魅力,使他可以忘记玩具,心甘情愿地坐在我的身边,任由我把他带入童话世界。

会讲故事的人总是格外受欢迎呢!忽然间,我想起了奶奶,那个有着满肚子故事的书香女子。她的故事中,主角多半是美丽的女子:孟姜女、田螺姑娘、女娲娘娘……她们才貌并举,胜却人间无数;她们传奇一生,佳

话流传千古。然而哪一个美人也比不上故事中的奶奶那般迷人

上故事中的奶奶那般迷人。 少女时的奶奶,曾经斜倚在二楼

宿舍窗台,望着天空的云彩出神。夕阳余晖淡淡地洒在奶奶的衣衫上、头发上,以及插在发梢的珠花上,为她平添了几分朦胧和诗意。突然珠花从奶奶浓密的青丝中滑落,好巧不巧地落在楼下经过的爷爷怀里.....

我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从大闹天宫的小猴子变成了温温顺顺的小兔子。在奶奶的故事声中,睡意悄然袭来,我依偎在奶奶的怀抱里甜甜睡去。睡梦中,有个干娇百媚的女子,着一袭绣着玉兰花的旗袍,打一把花折伞,回眸瞬间,天地独染芳华。

看到我吃饭狼吞虎咽,脸颊嘴角 沾满饭粒子(土话叫饭包),奶奶一边 慈爱地帮我拿掉,一边笑着调侃:"你 带着饭包,是准备出远门吗?"

奶奶瞟了爷爷一眼,"年轻时候呀,爷爷为了养家,每天都要出门做工。爷爷为了省钱,就自己带午饭去。可是,早上四点多出门,午饭十二点才吃,带去的饭天热就会馊掉,天冷就像吃冰,怎么办呢?有一次,我忽然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穿着绿衣裳的仙女来到我身边,微笑着把一株碧绿的草递给我就消失了。我一看,这不是我经常在河边看到的蒲草吗?于是,我立刻去河边割了一些来,编成一个饭袋,把饭装进去,做了饭包。夏天,

爷爷把饭包挂在通风处,冬天,我在饭包外面裹上厚厚的布条,到了中午还暖暖的……"

会讲故事的奶奶是我儿时最大的保护伞,我闯了祸、犯了错,总会下意识地逃到奶奶身边寻求庇护。现在回想起来,奶奶每一次都会用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耐心地纠正我的过失,让我渐渐长成了大人们悦目的样子。

在少不懂时光好,待到懂时已中年,耳畔的故事早已随着奶奶隐入烟尘,但依然有一些东西是岁月无法消融的,是刻入骨血之中的。就像此刻,我慢悠悠地讲着故事,那韵味悠长的青葱岁月,已然分不清是侄儿的,还是我的……

往事悠悠

温馨一刻

凤仙桥的晚霞

■王丽华

凤仙桥是一座横跨在所前和来苏 之间的拱形桥。作为沿山十八村进城 的必经之路,在我的少女时代,凤仙桥

是我每天打卡的地方。 那时候,如果你每天下班途经凤仙桥,你一定会遇见一个坐在桥角边认真地写着作业的小女孩,时不时抬头远望,焦急地期盼着父亲的归来,那就是我,一个绣花世家的女孩。

就是我,一个绣化巴家的女孩。 记得我童年时,除了做作业就是绣花,父亲经营着一个绣花边的收发站,当花边业务渐渐没落,父亲开始接羊毛衫绣花加工业务——在羊毛衫上绣花、钉珠,大约每天要完成300件订单。那时我们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 行车,父亲每天要去一趟杭州的庆春门,单趟就要4个多小时。

每天一放学,我会赶往凤仙桥。因为父亲一早把前一天加工好的羊毛衫打包捆绑在自行车上,再把衣服送往杭州庆春门羊毛衫厂,6点出发要到10点过才能到工厂。对厂方验出的不合格之处,父亲会在工厂里维修好,不再把衣服带回来。一来是怕回程重量增加,二来是怕母亲累着,所以父亲的绣花手艺越练越好。等送去的产品检验合格后,父亲就把工厂前一天织好的羊毛衫带回所前,这时一般在下午2点左右,经过钱塘江轮渡,过西兴,再沿着西小江到达来苏。父亲

带着满满的羊毛衫,骑4个多小时才能到家,满身疲惫,但他看到老屋窗户透出温馨的灯光,闻到家人做的饭菜,所有擦劳就都忘了。

快到终点的路上,会有一座大桥, 那就是凤仙桥,仿佛张开了臂膀在欢迎他回家;更幸福的是,臂膀的那头, 在昏暗的月光下,他的女儿在等待他的归来,这是他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桥是那么高,那么陡,到达桥中间需要走约50个台阶,中间有两条可以让自行车过的小道。看到父亲下了车,我就放下书本,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推车,父亲在前面拉,我用小手在后面推,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力气最

件羊毛衫的自行车推上凤仙桥,虽然 我的力量很微弱,但在父亲的心里,身 后的这双小手,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把自行车连拉带推到了桥顶,再低头 看看下面还有50个台阶,还是那么 陡。父亲看了我一眼,我懂事地点点 头,他双手抓紧手刹,我则拉着自行车 的后座,我们配合默契一步一步往下 走…… 2011年凤仙桥改建工程启动,凤

大的女汉子。父女俩合力把装有300

2011年凤仙桥改建工程启动,凤仙桥成了可以通汽车的桥梁,每次走过桥头,我的眼里就会浮现出晚霞中桥边那个等待父亲回家,帮助父亲推车的小女孩。